

朝阳随笔



拥有情怀

张素军

和朋友小聚,席间谈起情怀。朋友笑:现在还有人谈情怀吗?想起之前在西北采访时遇到的两个人,我坚定而肯定地告诉她:有!

一个是在西北油田从事采井测试工作的李洪文,中国石化劳模,“挑大梁”人物。每次有采访领导都说:“采访他吧,我们的劳模!”但李洪文不善言谈,一见采访就挠头:“说啥呢,都是自己该干的活儿。”

我启发他:“就说说工作中遇到的事吧,高兴的、痛苦的、难忘的、尴尬的……啥都行。”李洪文眨眨眼:“多了,不过我先想想。”可想了半天,还是没有一字半句。一旁的同事急了:“我替他说。”

同事说,上个月,李洪文在顺北驻井,当时四口井同时出现漏失现象。为了处理隐患,他天天往井上跑。四个井场都在大漠深处,冬天天冷,大漠空旷,多风多沙,风刮起来划得脸生疼。他索性全副武装,帽子、围巾、手套、眼镜一个都不少,可即使武装到牙齿还是冻感冒了,大伙儿劝他休息几天,他不肯:“这是今年的收官之战,不漂漂亮亮把活儿干完,咱的流动红旗就保不住了。”

他要保的是西北油田分公司“先进班组”流动红旗。一连八年,这面红旗都被他收入囊中,从未旁落人家,对此李洪文深以为荣。“那么拼,就为保一面红旗?”我问。大概语气有点淡,原本坐着的李洪文站了起来,双手比画着:“难道工作除了养家糊口,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人总要有点情怀吧?”

他红着脸争辩,仿佛是在“灵魂发问”。那一刻,我被“情怀”击中了。

另一个是李瑞,也是一名有“情怀”的石油人。

李瑞是驻村干部,西北油田的“小红人”,经常开着车四处收购扶贫羊。新疆辽阔,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要跑大半天,遇上乱石丛生的戈壁滩还要绕道走。有一次他开车迷了路,还是被牧民们找到才得以脱险。

刚驻村时,他被土屋里的跳蚤咬得浑身疙瘩,抓得都起了疤。可这份“苦差事”是他“自找”的。当初单位已经确定了驻村人员,他硬找到领导,“加塞”也要去。“为啥呢?”“为了情怀!”

李瑞在新疆长大,认定新疆就是自己的家乡,“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我想为他们做点事!”我再一次被“情怀”击中了。

情怀是什么?有人说情怀是一种心境或心情,但我觉得情怀更像理想或信念。一个拥有情怀的人,内心会更笃定,目标也更明确。

诗歌

想起铁人

刘雪梅

想起铁人
他不在东北 不在大庆
他和一粒草尖上的阳光一起
尾随着
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
这样一支特殊队伍
行走在铁质的树林

他不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他们来自大庆、中原、江汉、四川……
操着不同的方言
怀揣各自的秉性
他们用一根烟
燃尽无边孤寂的夜
用一双翻毛工鞋,踏破荒原冰雪
惊退一轮弯弯的月

旷野里,有被吹弯的荒凉
铁皮房子里
有风沙吹皱的岁月
缺口的搪瓷盆里
盛住多少冻住的黄昏
紧握刹把的手上
托起多少艰难的黎明

为诠释一滴石油的重量
他们锻造了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
坚毅和果敢
锻造了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豪迈
他们从一滴石油
提炼出一个个英雄的名字
从一滴石油里
提炼出一种信仰,一种精神

他们有的须发皆白
和我在公园、公交车上偶尔遇见
有的已经长眠地下
他们的一生
和石油的血脉命运
难解难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我心向党 ——

姜化明

信仰之光,穿透战火与硝烟,走过磨砺和坚守,映照在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引领着创新发展的胜利油田,澎湃出激情的力量……

(一)基石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铿锵誓言来自华八井纪念碑下,来自胜利油田党员的心声。声声震耳,穿越长空,从纪念碑的塔尖,传递到繁忙的油区里,凝结在胜利人的心田里,引领胜利油田从胜利走向胜利。

华八井,是胜利的发现井。1961年4月16日,用9毫米油嘴试油,获日产原油8.1吨,首次在华北平原30多万平方公里地下喷出第一股工业油流。

一声春雷震天响。胜利油田的发现,一举击破了“中国华北无油论”,开辟了华北石油勘探的新纪元,宣告了渤海湾油区的诞生。

如今,华八井已成为胜利发展的第一座丰碑、第一块基石,被赋予了神圣的光芒。

从华八井走来,一代代胜利人一路艰苦创业,一路拼搏奉献,一路创新创效,彰显出以国为重、以苦为荣、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精神力量。

从华八井走来,一代代胜利人立足本土、开拓海上、探索海外、征战西部,披荆斩棘,为国找油,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履行责任。

从华八井走来,一代代胜利人紧跟国企改革步伐,油田体制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企业机制逐步向市场化经营转变,油田发展越来越好。

从华八井走来,一代代胜利人坚持理论创新、技术进步,创造出一系列行业前沿和世界领先的理论和技术,让创新驱动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从华八井走来,一代代胜利人融入区域发展,油地联手把一片荒芜的盐碱滩变成美丽的绿色石油城,创造了安居乐业的环境。

从华八井走来,一代代胜利人越是困难越向前,勇于斗争、敢于奉献,锤炼了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

华八井纪念碑巍巍屹立,见证了胜利油田的诞生,屹立成一座胜利丰碑、一种胜利精神、一种胜利信仰……

(二)信念

“活不出生命的长度,那就活出它的厚度

和宽度……”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心声,他的名字叫吴吉林。

吴吉林,1974年出生,1992年参加工作。

2007年,他被查出患上“非霍奇金氏淋巴瘤”。

吴吉林先后做了大小28次手术,除了住院治疗 and 复查,始终坚持上班巡井,不断寻找创新发明的突破口。

2009年,在刚刚做了肝穿刺之后,吴吉林在病榻上完成已经研究一个多月的“多功能抽油井增效装置”项目。这项技术让抽油机泵效率平均提高8到15个百分点,先后在100多口油井上应用。

2011年8月,吴吉林做了脾脏切除手术。进手术室之前,他留下的“遗言”是:“我有两项还没完成的创新成果,资料存在电脑里,请把这些东西交给厂里……”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第二天,吴吉林就让妻子把《采油工艺》一书摆放在病床上。

吴吉林的工友樊创明说:“说实话,最初,我觉得吴吉林没必要,都病成这样了,还搞什么成果,创什么新,我觉得他不在调上。可时间久了,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力量,一种信仰的力量。”

患癌近10年来,吴吉林研发出53项成果,创造经济效益1.3亿元。加上之前的成果,他共完成创新成果88项,累计创造经济效益1.9亿元。

吴吉林认为,人活着,不能只是为了追求物质生活,总得有点精神,有点信仰,得为自己的岗位负起责任,为企业负起责任,为社会的发展负起责任。

2014年五一前夕,吴吉林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省多地作事迹报告。2015年,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019年3月11日17时58分,吴吉林因病去世,年仅45岁。

吴吉林走了,但央视采访他时的回答依然响亮——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正确地面对,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能白活,要活出个样儿来,有价值地活!

(三)传承

时光荏苒,人们仍记得吴吉林谦虚的情怀。

“我能坚持创新、坚持与病魔抗争,我想这要缘于我的师傅代旭升,是他让我坚持了下来,或许这就是传承吧。”吴吉林这句话,定格在视频资料里,也道出了一种传承。

在胜利油田,自1961年开始,便有了一种传统。新入职的员工,都有指定的师傅。半个

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石化作家协会组织了“我心向党”主题文艺创作活动。活动共收到诗歌、散文、短篇小说297部,报告文学18部。作品通过精彩的故事、鲜活的语言、丰满的形象,讲述了石油石化人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奋斗故事。

经过专家组综合评审,共评出一等奖19部,二等奖33部,三等奖44部。自即日起,本报开设《我心向党》专栏,选登部分获奖作品,敬请关注。

信仰之光

多世纪来,这种传统积淀成文化,凝聚着力量,传递着精神,形成文化的传承。

吴吉林的师傅代旭升,是全国劳动模范、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也是忠诚践行工匠精神的杰出代表。

打开代旭升创新工作室大门,有一台设备摆在显眼的位置——移动式套管气回收装置。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台设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2009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还见证了代旭升的创新奋斗历程。

让人感动的不仅仅是代旭升能够自主完成技术创新成果101项,其中41项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累计创造经济效益2.8亿元,还在于他对工作的无限热爱,在于对创新创造的深厚感情。

正如代旭升所说的那样,人这辈子很短,如果光想着享受,留下多少痕迹;人这辈子也很长,如果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党的事业,那就是信仰的坚守!

1972年,代旭升参加工作,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从王进喜的先进事迹中受到鼓舞,在石油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发出了“做中国最好的石油工人”的呐喊。

1993年,他提出了“句号行动”,承诺在他负责的范围内,发生的所有技术、设备问题,都要做到迅速、准确、圆满地解决。

承诺好说,句号难画。一个句号,就是一项问题的解决,从句号的起笔,到句号的终点,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汗水、智慧和辛劳,还有不辱使命的责任担当。说起句号行动,工友们都说了不起。

代旭升始终担当为师的责任,带出的徒弟104名,88人晋升为技师、高级技师。他的工作室被命名为“全国劳模示范性工作室”,他也被人们誉为“工人发明家”“大国工匠”。

代旭升说,做人,就要做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就是行尸走肉。自己能走到今天,因为有油田这方热土,因为这个好时代,更因为党和国家对我们技能工人的激励和支持。

如今,代旭升已经退休,仍坚持带着徒弟搞技术集成创新,树立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演绎出一个不退休的传奇。

(四)坚守

其实,正如代旭升所说,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通过改革创新来创造业绩,来践行自己的信仰。

踏上黄河口荒原深处的巡井路,或许能让我们理解什么是平凡。在芦花飘飘的荒野里,

在一口油井通向另一口油井之间,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奔走了20多年的,是感动石化人物、采油女工薛梅。

薛梅累计巡井巡线43000多次,行程30多万公里。人们会问,薛梅何以有着这样的选择?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薛梅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一个人没有信仰,就会活得很累,她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路还很长,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如一的坚守和一步步地丈量。

1995年11月,薛梅和丈夫孙宾到营8更9井站组成夫妻井站,管护着7口油水井、一座计量站和2000多米输油管线,安全生产原油12万吨。

薛梅的工友张玉华感慨:“有人说,这有啥,我也能在这儿待。其实不是这样。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感觉还新鲜,但是长年累月让我我盯在这儿,我很难做到!”

坚守,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信仰。如今,胜利油田已经实现了信息化,鼠标巡井、探头站岗已成为常态,薛梅也从巡井巡线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发挥着一名高级技师的更大作用——她坚守事业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

(五)旗帜

代旭升、吴吉林、薛梅……一个个平凡的石化党员,却传递着一种不平凡的力量——那就是信仰,就是信仰之光。

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这种信仰,遍布在无数勇于担当的共产党员身上。

李宇志,油田高级专家,不畏难、不停步,专心致志搞科研,先后参与3项国家重大专项课题,参与11项中国石化课题,承担21项油田科研课题,累计发现三级储量2.4亿吨。

李晓军,年轻的博士后,扎根复杂断块油田,实现了油田注水开发从定性到定量的突破,主导实施的“立体井网优化”项目撬动了14.2亿吨复杂断块油藏的地质储量。

张建国,采油工技能大师,30载坚守一线创新创造,完成创新成果146项,每项成果都蕴含着劳动的智慧、工匠的能量!

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体现的,是坚守奉献、创新创效的时代精神,也融汇了中国梦的时代要求。

信仰在传承,事业在延续。在胜利油田,在中国石化,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力量,筑牢了共产党员的信仰高地!



锦舒油区 吴荣堂 摄

杨敏 孙博

坐在嘈杂的餐馆里,中原油田采油气工程服务中心员工郭公焱点了一份白菜炖酥肉。将菜单递给服务员时,郭公焱的心里竟生出一丝忐忑之情。

他希望这个饭馆做的白菜炖酥肉,能像母亲的手艺,哪怕只有几分。

很快,菜被端上桌。汤汁浓郁,色泽莹润,白菜与酥肉撞击出熬制出的香气阵阵扑鼻。挑起一筷人口,郭公焱叹了口气——还是不似母亲做的味道,准确来说,差得远。

这一年多来,具体算起来,2020年2月3日母亲去世后,郭公焱越发挑剔,甚至可以称得上有些挑剔。他跑遍大街小巷,一家一家餐馆吃,只为寻找那一种熟悉的味道。

这味道,是伴随了他半辈子的味

散文

觉记忆,是他的认知里爱与被爱的温度,也是他不愿认同母亲已经离去的执念。

可郭公焱心里明白,再也不会找到母亲做的白菜炖酥肉的味道。熟悉的无力感又一次袭来,他能怎么办?他还能用什么方式去追忆母亲?

透过餐馆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郭公焱的背影有些落寞,低着头,安安静静,像极了小时候在家等待母亲回家的样子。

1971年,郭公焱出生时,母亲边素贞已经43岁。老来得子的喜悦很

快被冲淡,紧随而来的是本就不富裕的大家庭更加难挨的日子。

每每母亲回来,大家围在一起吃饭时,家中大哥将食物硬塞给母亲,母亲总是嗔怒:“你们快吃,我在路上就吃过了!”

直到渐渐长大懂事,郭公焱才明白母亲日复一日的那句谎言里藏着的爱。

母亲年老后,郭公焱拒绝了兄长“轮流照顾父母”的提议,将父母接到自己家专心照顾。

“焱儿,回来了。”暖黄灯光里,母

亲坐在窗边叠衣服,她的轮廓似乎又单薄了些。生命由盛转衰,至亲老去的这个过程,谁也阻挡不了。

郭公焱咽下心疼,朝母亲弯了弯嘴角,母亲也似孩子般咧开了嘴。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母亲不幸患脑血栓,生活无法自理。翻身扣背、擦洗身子、喂饭,等等,郭公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母亲总是觉得拖累了孩子,看到眼前忙前忙后的孩子,眼神里满是愧疚,费力地举起手,颤颤巍巍地向他,嘴里喂哺地说着什么。郭公焱靠近,才听清楚,母亲说的是“对不

起”。

“那个瞬间,真的是泪如雨下。母亲一生为了家庭,为了5个孩子无私付出,不求任何回报。”郭公焱觉得他为母亲做得还是太少了。

母亲去世后,郭公焱便常常陷入无限的回忆和遐想,有时候是母亲用干枯的手炸酥肉、洗白菜,端上冒尖的一盆白菜炖酥肉,一家人大快朵颐;有时候是她蹲在不大的卫生间,给一家人搓洗衣服,几个小时,腰背就一直那么弯着;有时候是温柔地唱着老旧的摇篮曲,声线那么温柔,让渐渐入睡的郭公焱梦里也是花开的颜色……她仿佛从未离去,仿佛一直都在。

以至于郭公焱常常想起一首词:

“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当时只道是寻常。